



冬 暖

□ 禄永峰

那天是个晴天。我们去环县曲子镇西沟村采访,参观了村里的幸福院。幸福院坐落在一块阳洼地形的平地上,老村委会曾经建在那里。

幸福院面前有一块空地,临沟。目光穿过巨大的沟壑,对面又被一座座大山切断。一座一座山,像是一座座大山,连绵不绝。在更远处的山,只能隐隐约约地看见山顶了。

太阳的光线慵懒地落在幸福院里,整座院落静谧、亮堂。院子里没有一丝风。这几年村里不少年轻人外出务工,建幸福院是为了解决“空巢老人”的养老问题。建幸福院时把位于阳面低洼地带的老村委会旧址腾了出来,阳面聚日光,半山洼避风。

幸福院的老人们正在院子里踱步。有几个老人眯着眼,把手搭在额前看我们。最先跟我们说话的是赵学文老人。他是幸福院的临时院长。相比其他老人,赵学文耳聪目明,声音洪亮,腿脚灵便。

村里建了幸福院,让过了60岁、家里有实际困难的老人“抱团”养老。赵学文夫妇和子女开头并不

意,他们认为依靠子女养老,天经地义。村干部了解这一情况后,便上门做工作,让老两口和子女放下思想包袱,若是老人在幸福院住不习惯,随时可以回家。

像幸福院的其他老人一样,赵学文夫妇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住了进去。住进去后,不仅居住条件大为改善,他们每天饭后还可以跟其他老人唠嗑、打牌。子女常到幸福院看望他们。

幸福院里有9孔崭新的窑洞,一字排开。院内修建了凉亭和花园,老人们围坐在院子里聊着天,个个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走进窑洞,温暖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地上,双人床、躺椅、茶几、衣柜等一应俱全,每孔窑洞里还设有卫生间。

孙海霞是村里的巧媳妇,做得一手好饭菜,曾在县城里一家酒店做过面点师,配过菜。在幸福院,给老人们做饭,味道要淡些,面条得煮软和一些。每天三餐她都变着花样,小米粥、鸡蛋、油条、包子、油饼,从不重样。

孙海霞笑呵呵地说,和老人们待在一起,他们就像自己的老人。福利

院这个家,是她的大家。在孙海霞的微信朋友圈,她晒的内容大多是给老人们做的饭菜。搅团、菜团子、细面、包子、馒头、灌肠、饺子、糊糊面。样样色泽鲜亮,让人垂涎。

幸福院里过了80岁的有郑德军、赵学文和刘银。他们三个在幸福院里总是闲不住,说是干了一辈子农活,突然闲下来,浑身不自在。

住在幸福院,外衣、床单、被套都统一由孙海霞清洗。那天遇到好天气,孙海霞拉起了几根长长的晾衣绳,把洗衣机甩干的衣物搭在晾衣绳上,花花绿绿的,给整个院落增添了温暖的色彩。

周淑琴是老人眼里的文化人,闲暇之余,她总爱翻开笔记本写“心里话”。“西沟村大发展,各项工作走在前面,党支部带头办起了幸福院,让我们走进幸福院……”2022年8月下旬,环县曲子镇西沟村阳洼组的互助老人幸福院建成,81岁的周淑琴在入住后的第40天写了这首唱词,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幸福生活的感恩之情。

大伙都说刘义和王小花是幸福

院里最幸福的一对,从不吵嘴。王小花总是乐呵呵的。他们俩有一个儿子、三个女儿。进幸福院之前,儿子怎么也不同意,说是老人进了幸福院养老,村里人会骂他们的。最后由大女婿做思想工作,并由他交了生活费,让老人体验一段时间再说。王小花说他和老伴享了福。

王小花是个热心肠人,子女看望他们时拿来的吃食,她都会分给其他老人。哪个老人生病了,她也去看望。若是哪两个老人之间闹矛盾了,她又一准要去说和说和,让大伙和和美美的像一家人。

采访间隙,我们多拍了几张照片,让一个个老人开心不已。就连平时不愿意露面的几位老人,也要求给他们拍几张。86岁的陈德军在镜头前摆起了动作,还来了一句:“把我拍帅点。”大家一下子被逗笑了。

与老人们告别时,我们站在院门外,太阳光落在窑面上,九孔窑洞上面刷写的一条标语映入眼帘:“住不离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老有所养,身也安康心也舒坦。”

九月初,几位友人到敦煌考察。去阳关的路上,我向友人介绍,敦煌最大的特点是地域辽阔,尤其到了敦煌西面,一眼望去,近则可至数百公里,远则千余公里,如果眼力好,目光可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看到天山脊梁。讲到这里,一位女士接过话题说道:“我有同感,这里相对于游人,不但是远方,而且是在远方能看到远方的远方!”

话音一落,另一位女士介绍道:“刘老师已是第四次来阳关了,她是一位天文爱好者,和许多星宿交了朋友,能叫出许多小星星的名字。”

那位天文爱好者刘老师接着说:“看大漠日落,你们可别被大漠日落的壮美给俘虏了。那太神奇了,在别的地方是看不到的!阳关下日落很纯粹,没有一丝干扰,天满地宽,眼前一览无余。天,干净得像一面镜子;地,纯洁得就像一张金箔。当太阳徐徐下降,你能感受到,它就是一颗跳动的心,在一呼一吸的律动中,一步一步向天尽头奔跑着,你的眼球也不由自己地跟着太阳一起奔跑。当太阳跌进沙海,就像蛋黄跌落在盘子里一样烂漫。”

过了南湖大坡,当沙丘上出现格子瞭望房时,意味着已进入阳关绿洲。田园路道杨树,浓荫如篷,凉风习习。葡萄园主人在林荫道下的条桌上摆放着葡萄、西瓜以及冰镇饮料,供人们享用。那些从酷烈的骄阳下走进绿荫的人们,大呼美哉。徜徉在葡萄架下,欣赏葡萄藤蔓上垂吊着的一串串葡萄,令人赏心悦目;坐在绿荫下,或歇息聊天,或闭眼小睡,这样的绿洲小憩,真是舒适。

品甜蜜的瓜果,吃农家乐美餐,参观阳关博物馆,太阳偏西,在阳关博物馆领取“阳关都尉府”签发通关文牒,“关侯”履行验关手续,然后直去阳关景区。阳关就在南湖绿洲边上一个叫古董滩的地方,只需十多分钟的车程就可到达。

古董滩,顾名思义,是一个可以捡到铜

阳关星辰

□ 王化理

钱、箭头、陶片等文物碎片的沙滩。那些远道而来的参观者,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一下车就向景区四处散开。此时的古董滩上,游人如潮,人们围着墩墩山上的烽燧打量,顺着沙台沟沿俯瞰凹地里的荒丛榛莽,远眺阿尔金山的雪峰,不由得使人产生思乡情绪。

太阳浑圆,挂在天边,大如车轮,圆如铜锣,美如慧眼,或许是人们常常看着这样的太阳行走,才仿照太阳造了高车;或许人们伴着这样的太阳劳作,才造出铜锣大鼓一类的乐器;或许人们受了太阳的启迪,才在沙漠包围的石窟里塑造、描绘了不朽的艺术形象。此时天空就像披垂在宇宙里的海,金辉是照在海面上的霞光;人的影子被太阳越拉越长,铺在温暖的金色里;太阳开始降落,就像鸿雁落湖般流畅。

夜来了,大漠变得遥不可及。今夜大漠,星光闪烁,有人站在大漠远处,对话星星。宇宙哟,那些仰望星空者,是热爱自然和生命的人们。

泰山河畔

□ 王彦青

两当的秋雨着实有些任性,说下便下,风一路带着雨奔向泰山乡,雨比人先到,等我们一路狂奔到达泰山时,雨已下得酣畅淋漓。

雨中的泰山是那么的妩媚动人。山峦葱郁,碧绿如洗,被雨水冲洗得鲜亮如新,一尘不染,目之所及满眼的绿铺展开来,润朗、惬意,山很高,钻进了蒙蒙细雨和云雾里,必须仰望,雨丝和云雾在风的拖拽下慢慢移动着、飘逸着,让山变得更加妖娆而灵动……

泰山乡,深藏在两当南部崇山峻岭之中,因境内有泰山庙而大名鼎鼎。据史料记载,泰山庙位于泰山乡泰柳村,建庙年代已无从考证,现存临崖泰山庙遗址。泰柳村的历史悠久,是张胡沟重要节点,而张胡沟是陇蜀古道在两当的重要一段。据《张胡沟修路碑记》显示:“原系古道,上通秦巩,中走凤邑,宝鸡,下卫汉沔,往来总关之津启者”。泰柳村是两当及周边纸扎、木具、铁厂、农器的集散地,清代有染坊、香坊、酒坊等手工业作坊。

泰山乡山高林密,进泰山的路只有一条,昔日是沙石土路,现在早已修通了乡村水泥路。一条路夹在两山之间,路下边是一条潺潺溪流,河与路相依相伴,携手伸向山里边。河,俗称泰山河,虽然看上去很不起眼,但历史悠久,实在不可小觑,光河的名字就有好几个,有人叫它吴郁水,也有人叫它张胡沟(也称獐狐沟)。去

泰山最好是步行走进,一则可以欣赏沿路优美的风景,呼吸到让人惬意舒心的负氧离子;二则进泰山的路在群山叠加的谷底,犹如行走在了一口大铁锅的锅底,路与河两边都是山,河水流动的“哗啦、哗啦”声不绝于耳,在两山之间持续回荡,恰似一曲悠扬的乐曲。漫步深山峡谷,有群峰大山开道,有奔腾河流洗尘,有潺潺小溪吟唱,岂不是人生一大快事?

泰山河发源于泰山与云屏交界老崖脚下,由南向北流过双河村,与由东向西流过的双河村注入灵魂,滋养了灵山秀水,哺育了淳朴勤劳的山里人。双河山高林密,坡陡路窄,土地少,昔日主要靠割竹棍、挖药、卖山货山果为经济来源,现在的双河村,木耳、香菇、土蜂蜜等种养产业已成为当地支柱产业,灵芝种植和冷水鱼养殖更是远近闻名,吸引着四面八方的宾客。

顺着泰山河逆流而上,河流不断,水声不断,两边的山林翠碧欲滴,云雾缭绕,宛若九霄。兴桃村到了。走进村里,书香味和文化气息扑面而来,古香古色的门楼和花草葱郁的院落自成一道风景,一副“青山着意随花绽,绿水含情绕户歌”的对联把兴桃村的生态之美展现得淋漓尽致。兴桃书吧门楼上的“晴耕雨读”四个隶体大字着实醒目吸睛。坐在临窗的木桌前,泡一杯清茶,翻开一本书,静享文字给心灵的快感……

或密密麻麻,或星星点点。选野花茂盛的平坦之地,下车歇息。在花海当中,又哪里能够坐得住。我想看鲜花一朵一朵盛开的样子,它们是地球上最自由、最坚韧的精灵。高原毛茛最普遍,到处都是,黄花开遍,大地仿佛穿了黄花碎布衫;火绒草象征着勇敢,即使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也能自由生长;这是葛缕子,俗名野胡萝卜,白色花瓣,一开一丛;刺芒龙胆倒是不多,紫红色的花朵太艳丽,虽然隐在草丛间,也会被轻易发现。还有轮叶马先蒿,撑着粉红花序,显得有些杂乱,大大咧咧的模样;鲜红的虞美人偶尔有一朵两朵,大多已经凋零,花瓣低垂。还有圆穗蓼、西洋蒲公英、蕨麻、美花圆叶筋骨草等,各色野花,将草原变成了花海。

转过一道小小的垭口,不远即可到达花湖。道路变得宽阔起来,目力所及,辽阔的草原,有牛羊和繁花相衬,显得那么丰盈。

从铁布镇到花湖,就是从金戈铁马到鸟语花香的过渡。峡谷、森林、溪流、垭口、草原,多种地貌,在短短的50公里内交替或并存,真是奇特,令人叹为观止,难以忘怀。同样难忘的,还有崩巴村的老人和孩子,他们自然纯朴的笑脸,也是热崩路上,最美最灿烂的风景。

阳光照耀过的地方

□ 张芳学

冬日午后,行走在乡间小路上
阳光照耀着路旁的树木
落光了叶子的枝条
筋骨十分强健
喜鹊在树上轻轻啼叫
拍翅飞走,翅膀上沾着亮光

阳光照耀过的地方
一些人和事交织成一道风景
祥和的氛围里
别样的亲情
深藏的另一类美
心底的花朵慢慢绽放

做一株玉米(外一首)

□ 王克芝

要做,就做一株玉米
在故乡大地上
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喝故乡的井水
吸收故乡的空气、阳光和雨露
在故乡的月色和星光下拔节
秋天晾晒在农家小院
冬日悬挂在老屋檐下

让父老兄弟粗大的手掌
将我饱满的籽粒
从棒子上搓下
让我的茎秆枝叶
一部分喂牛、喂猪
一部分化成故乡的泥土

大雪

经过寒露、霜降、小雪
大雪日,我企盼一场大雪降临

大雪满弓刀的雪
风雪夜归人的雪
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雪

雪花,密集的小手
一遍遍擦拭天空、大地、生灵

阳光的白,月光的白
原始的白,纯粹的白
一场浩大盛典
让季节的梦,走向极致

会有大雪封门
在扫雪中推开家门
就推开一个清亮、干净的世界



百花

第3215期

日新月异

〔油画〕

王丽娟 作

初听铁布镇,觉得像武侠小说中的地名,似乎有刀客行侠义事。等到了镇子,才发现镇子很小,很普通。人不多,车也少,很安静。铁布镇有梅花鹿保护区,但我们此行,不是观鹿,而是要从四川若尔盖的铁布镇出发,去甘南花湖。

驶上名为热崩路的乡道,其实是沿着峡谷在森林中穿行。稠密的针叶林,与道路两侧的高山峭壁并列共生,仿佛绿色墙体,层层叠叠,高入云端,一路随行。时而有牦牛、黄牛、马匹,在树丛中、在路上,慢慢悠悠地走,后边一两头小牛犊,倒是欢快;有乡民背着背篓走在前面,背篓里有孩子熟睡。隔一段有比较宽敞的地方,会出现一座村寨。刚刚经过则隆村,彩瓦砖墙,有牛有羊,映入眼帘的几座院落,盖得很是气派。森林很密,几座院落一晃就过去了。潺潺水声,在灌木丛后时隐时现。我慢慢往村里走,几个孩子,聚在一起,不知聊些什么。一头黄牛,堵在门口,嘴里咀嚼着,朝我张望。有两块门牌,分别标注着“崩巴村2组23号”和“牧民定居改建户”字样。嗯,对,崩巴村的牧民们,最终选择这片阳光与绿色相伴相依之地,歇下脚来。

有小男孩飞奔而来,后面跟的应

该是他的奶奶,肩上一个大背篋。男孩身上满是尘土,定是在哪里尽情玩耍了。奶奶喘着气,跟上来,将大背篋背青草,倒在路边。我不明白,问她,这是草吗,倒在这里干啥。奶奶脸上满是皱纹,声音有些哑着,说是青草,晾干,冬天喂牛。又来一位老奶奶,很瘦,背一个布袋子。两位老人打了招呼,几乎是咬着耳朵在说话,声音很大,还嘿嘿笑。我仔细听,却听不明白她们的方言。男孩的奶奶和我讲话,看来是变了口音的。想到这里,我笑着向她们致谢。她们也微微躬身。她们的纯朴和自然,与周围的森林和草原如此融洽。

出了村,继续前行。两座山峰对峙而立,将乡道挤成了一条缝,这是扎萨格大峡谷。危峰兀立、怪石嶙峋。路边闪出一丛一丛淡紫色的花,密密的,沿道路两旁伸展开来,在风

从铁布镇到花湖

□ 张立新

中摇晃。停车观赏,原来是华中碎米荠,花序正艳,铺在路旁,绽放在低处。而白色的土庄绣线菊,附身于石壁之上,虽然不是很多,却也一丛一丛,在石崖高处满枝繁花。还有银露梅,在裸露的石缝中,兀自盛开着简单而稠密的白花。这段峡谷,蜿蜒曲折,超过百米,一路繁花似锦,如若云霞。一股溪流从华中碎米荠旁哗哗流过,清澈见底,冰凉彻骨。溪流和花木,才是最好的伙伴。忽然发现,在几十米外,有一只梅花鹿在路上伫立,向这边望了几眼,然后撒开腿,掠过路面,无影无踪。我们兴奋地大喊了几声,回音在峡谷中回荡。

过了峡谷,几乎都是草原。车进了谷底,又开始爬升。道路两旁,是高山草甸,广袤而开阔,羊群在草甸之上,显得那么悠闲,自由自在。白的、黄的、紫的野花,在草甸上盛开,